

# 大家谈人生

我这个人,想法很简单,就盼着国家富强,百姓安稳,我能做一个好医生。要说有什么特点,就是喜欢问“为什么”。

小时候,看到五颜六色的花朵,就想,为什么花有这么多颜色?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。阅读,提问,思考,很要紧。凡事一定要问为什么,永远不放过任何问号。

我的祖父王西星很会经商,他走的时候,我父亲才10岁。奶奶养大了父亲和叔叔,后来也把几个孙儿孙女带大。我出生于1924年,家在当时上海法租界的高安路,从小到大接受的是教会学校的法式教育,小学是萨坡赛小学(今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),然后是震旦大学附属中学(今上海市向明中学)、震旦大学医学院(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),工作就在广慈医院(今瑞金医院)。

我的家庭遵循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。像我们五兄弟的名字,就是凑成了“仁义礼智信”,我是老二,就叫振义。祖父把他赚的钱捐出很多,去扶助成立中国红十字会的“万国董事会”,还资助上海医疗队去驰援武昌起义,做战地救护。我父母也愿意帮助穷人,他们觉得如果生活过于奢侈,就是浪费。如果我们有浪费行为,他们会问:“你有没有想到那些没有房子住的人,有困难的人?”

父亲一生的愿望是培养好家里8个孩子,让大家都能够念大学,为国家做事。我的兄弟都是学理工的,比如五弟王振信,人称“上海地铁之父”,对上海地铁的设计和建设,做了一些贡献。小时候,在餐桌旁,我爸爸每周都要考较8个孩子的功课,看成绩单,好的表扬,不好的就要打手板。我是唯一从来没被打手板的。

我从小就喜欢科学。中学时,主要精力在功课上,也爱看闲书。

我的家,我的学校,我的医院,转来转去,都在卢家湾的那一小块。我的法语是从小学开始学。后来日本侵略者来了,要求学生学日文,我们学校抵制,不学。那时候每天看《申报》,和父母讨论日本人残害中国人,很愤怒。

我父亲为人比较严肃沉默,训海子女严厉,生活朴素,影响了我的性格。中学的时候战乱,日本侵略者非常残暴,大家日子很难过。那时的我,可以说是一个悲观主义者。从法租界出去,通过日本侵略者的关卡,要检查,要搜身。震旦附中有不少法国来的教员,住往也是天主教徒。他们离开优裕的生活,到当时穷苦的中国来办教育,在那时的我看到很了不起。我和6个中学同学志趣相投,经常聚会,学英文演讲、分享读书和新的知识,就像一个学习小组。我们都想让自己变得更好,能

## 花盆里的远方

小区门口有家杂货铺,卖些日常用品。铺子的主人是个小姑娘,20多岁。由于价格公道、货品新鲜,生意不错。网购兴起,小姑娘与时俱进,开发了新业务——帮附近的住户收发快递。有人来取快递,免不得顺手捎带点啥。如此一来,杂货铺的生意更红火。

我白天上班,家里无人接快递,图方便,便把购物地址写成了杂货铺,得空再去拿,省心不少。每次拿快递,都看到小姑娘坐在门口拨弄着音乐播放器,笑意盈盈,不吭声,不推销,顶多报个收款总价。满铺顾客全程自助,倒也随意。

说来也怪,我从未见她起身,永远安静而沉默。这让我好奇,几次忍不住想搭话,却又觉得冒昧。

我还留意到,杂货铺的门口,摆放着几排花架,大大小小的花盆栽满了花草。有月季、牡丹、芍药、桂花、蜡梅等,春夏秋冬,花期不断。每盆花都被精心养护着,叶绿花艳,煞是喜人。我在心底赞叹,小姑娘可真是个有心人。除了花草,她还种油菜、麦苗,甚至不知名的野草。

前不久,我拿到的包裹包装破损,商家要我拒收。于是,我找到小姑娘,说明情况。她慢慢站起身,艰难挪到货架前,拿出纸笔,登记信息。看到这一幕,我立马呆住了。

见我惊讶,小姑娘轻声说:“幼时生病落下的,不能久站。”我最初的疑惑,有了答案。

“你很喜欢种花草草?”干脆打破砂锅,把所有的不解全都弄清楚吧。她笑着说:“我喜欢旅行,没法出门,就把花草栽在花盆里,这样也算看风景了。油菜花开,我就当去了婺源;野草长成,我就当去了草原……每一种花开时,我就到了一个美丽的地方。”

听罢,我总算明白了。命运将她世界困于小小的杂货铺,远方成了遥不可及的梦,她在小小的花盆里,完成了一场又一场想象的旅行。

出门时,望向门口,花盆里的向日葵昂头怒放着。那一刻,我觉得那些葵花,像极了杂货铺的小姑娘,自在、丰盈,永远向阳……

本版邮箱:dadi@peopledaily.cn  
本版责编:张珊珊

欢迎广大读者来稿。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,非一稿多投。

# “做一个好医生”

王振义

这6个同学对我是非常重要的。有多重要呢?你看,我的微信名,就叫“Seven John(7个约翰)”!他们现在都走掉了,但还“活”在我的微信上……

我和奶奶感情特别好,她是生了伤寒离世的,当时我还小,很伤心,不明白为什么连名医也治不好奶奶的病,就立誓要学医。我父亲也希望家中有个孩子学医。我学的是法语,所以读“法(国)比(利)时”派的震旦比较方便。读了医学院,也不是一来就晓得将来做什么科的医生。后来我主动选择做内科,自认为动手能力不强,动脑子还是会的。

医学院的功课很重,不过老师都蛮喜欢我的。教生理的和教病理的老师,在班里只挑了两个学生重点培养,我是其中一个。他们用课外时间开小灶,老师专门叫我到病理科去,教我看片子,他自己同时也是医生,主动加班,来教我一个人。我是年级第一名毕业的。

我20岁的时候,喜欢上同学谢竞雄,很巧,她家和我家都住高安路,我就说女孩子一个人不安全,每天等她一起上学,放学也等她一起回来,就这么喜欢了她一辈子。她是做儿科的,我一直叫她“谢医生”,她一直叫我“王医生”。

新中国成立前,国民党的腐败政治,让人失望透了。我三弟振礼被捕,我为他四处奔走。振礼是我家兄弟里面最聪明的,他只是喜欢摄影,拍摄了学生运动场景而已。我大哥振仁,新中国成立前就是中共地下党员,我和我们全家,都是从大哥身上初步认识共产党的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共产党的政策很得人心。连我妈妈都当了里弄干部,记得她拿着喇叭喊话,让居民注意安全。

那时,革命刚刚成功,万象更新,社会上人人互相帮助。记得1957年的时候,曾有一个法国天主教代表来中国访问,其中有人说:“天主教想做的,现在你们中国做到了!”真是这样的,上海从一片乱糟糟中,一下子新生了,路不拾遗、夜不闭户。我刚刚从震旦毕业,想尽办法攻克疑难病症,同时积极参加公益,做了医院的工会副主席。我是卢湾区第一届人民代表,后来又做过上海市人大代表、全国人大代表。

当然,我个人和国家一样,也是遇到过困难的。依靠党的正确领导,我是个什么样的人,都搞清楚了。我曾经以为,我这一辈子,再也做不回医生了,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?



▲油画《瓶花和水果》,作者潘玉良,中国美术馆藏。

糯米包子是官方叫法,我们沿河人管糯米包子叫“包心粳”,包的是思念是念想,是那些不曾说出口的话。

最后一次吃到祖母做的包心粳,是2021年暑假。我从贵州铜仁赶回沿河老家,一进门,灶房里的蒸汽把屋子蒙得白茫茫的。祖母站在灶前弯着腰码粳粳。她70岁了,又有心脏病,码一个粳粳,要喘好几口气才缓过来。

“幺儿回来了。”她抓着我的手。“巴巴(奶奶),我回来了。”包心粳有两种馅,一种放白糖,我则最爱吃豆腐腊肉馅的。腊肉是过年时杀的年猪,用柏树枝熏一个冬天。祖母把腊肉和豆腐都切成了丁,锅里放油,先炒腊肉,再下豆腐,煎到四面金黄,炒好了铲进土碗里,再撒一把野葱花。

皮子是糯米做的,要提前泡一晚,第二天背到么公家的碓里舂。祖母踩碓尾,我帮着翻粉,碓头一起一落,咚咚作响,舂出来的

没有办法,我只会做医生,只想救治病人。其实,哪怕是让我在农村一直做赤脚医生,也是可以的。

算了一下,我这个人,一生大约只做过四件事。

第一件事,是新中国成立之初,到浙江嘉兴为解放军治疗血吸虫病。

当时为了渡海解放舟山群岛,战士们在太湖练兵,游泳、驾舟,没想到被湖汉里的血吸虫“叮”上了,严重影响战斗力。我就去给战士看病。还好疗效不错,又过了三等功回来。

第二件,是抗美援朝,我去了东北中朝边境,为志愿军治病。

当时遇到个“怪病”:一大群战士咳血、头痛,被诊断为肺结核并伴有结核性的脑膜炎,用药却不见效。我问诊比较仔细,很多战士提及经常在河汉、田垄里捕捞小鱼小虾,战事紧张,来不及烧熟就急急咽下。我想起《实用内科学》的相关描述,又到显微镜下观察病人的血痰,果然是肺吸虫病——没煮熟的小龙虾,体内有大量肺吸虫,对症下药就好办了。部队领导很开心,给我一个二等功。

第三件事,是发现了全反式维甲酸能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。

这个病症很凶险,容易大出血,90%的病人活不过两周,成了全世界血液医生最头痛的血癌亚型。作为一个血液科医生,年轻的病人眼巴巴看着你,你没有办法,他们很快就死掉就被抬走,真的很难受。我很早就研究这个病,

看各种最新文献,到处找药、找治疗方法,失败很多次,终于发现全反式维甲酸有效。谢医生退休后到儿童医院做顾问,看到有个小病人快不行了,就跟我诉,你不是一直在做这个药吗,能不能救活这个孩子?我说我研究过了,动物实验也做过,效果不错,毒性不大。和家商议后,用了药,孩子得救了。而且,这个药不是很贵,用药也非常容易,口服就可以了,能把“坏细胞”转化为“好细胞”,能使95%的病人症状缓解。

后来在这个基础上又增加了三氧化二砷,形成了这种白血病治疗的“上海方案”,成了国际医学界的标准疗法。我因此获得了国际肿瘤学界的最高奖——凯特林奖,当时评奖词说是“人类癌症治疗史上应用诱导分化疗法获得成功的第一人”。当年那篇论文是全球百年来引证率最高和最具影响的86篇论文之一。其实,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成就,是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。我没有申请专利,一是想让全世界的

病人都吃得起,二是想让病人都快点吃上这个救命药。当时一盒药不到10元,一共不到100元,就能治好这个病。

第四件事,是“开卷考试”,我来做年轻医生的“拐杖”。

80岁时,我不在临床一线了。但我让血液科每周拿出一个真实疑难病例来,对我考一场试,由年轻医生出卷,我上网查阅文献资料,反复斟酌,每周四到科室来讨论。我在两天里从近1万篇文献里找到100篇相关论文,再从中选取二三十篇做成一套幻灯片,和大家分享。这一“考”,就是20多年。年轻医生临床科研工作太忙,我替他们泛读文献资料,精选给他们,应用于临床,算是一根老“拐杖”。记录“开卷考试”的《瑞金医院血液科疑难病例讨论集》,已出版了三册。

“开卷考试”有三个好处:第一,解决病人的问题,至少能更进一步;第二,教年轻医生怎样找文献分析问题;第三,不断学习和收集最新信息,让自己的大脑不老化。所以说,“开卷考试”是我一个很大的享受。

要感谢改革开放,让我们有机会去发现新的东西。大家思想解放了,条件具备了,才有以后很重要的成果。

我的优秀弟子很多。其中有三个是院士,但都不是我的功劳,是国家和社会培养的。陈竺就是自己优秀,一考就是第一名;陈赛娟是第二名;陈国强做了海南医科大学校长,改革冲在前面。是时代给了他们机会。

我们每个人的学术生涯都是一个抛物线。一个人处于科研顶峰的时候,接下来可能会走下坡路。所以当自己在抛物线顶端时就应该退下来,让贤给下一代更强的人来替代自己。这样,这根线的顶点就会一直朝上而不会向下滑去,这对整个事业的发展会更有利。所以,当年我很快把生物研究所所长交棒给了陈竺,因为他能做得比我更好。

我在上海生活了100多年了,不过没有自己的房子,住的这间,是瑞金医院为我租的,以后还要。

我今年102岁了,上天好像把我忘记了,但国家还记得我这个普通医生。2024年,把很重要的“共和国勋章”颁给我。哎,我最想念的人,是谢医生。她在我拿到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前,就过世了,那是2010年。她都没有看到,只是陪我吃了很多苦。

有媒体说我是“中国药神”,不是的,哪里有什么神?再说,“上海方案”也是大家的功劳。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,只是白血病里面的一种种类,更多的还是不治之症,我着急的啊!只能等年轻人去想办法了……

(李泓冰整理)

你见过一只脚的凳子吗?我的家乡皖西南龙池村就有,采茶时少不了要用到,叫茶凳。

采茶机有着人工不可比拟的效率,可是家乡茶山地形地貌独特,加之茶农笃行传统,依然一芽一叶、一芽两叶手工采摘。手工采摘必用到茶凳。

龙池村纬度低、海拔高,寡日照、多云雾,土壤里富含腐殖质与砂砾岩,利于茶树根须深入汲取精华。有村就有茶,这里种茶历史少说也有400年了。种茶、采茶、焙茶、卖茶固然不轻松,可那是全家一年的活计营生,茶农乐在其间。

除了地理、气候、土质因素,时间与茶叶的成色和品质也有直接关联。“明前茶”“雨前茶”属春茶里的上品,采摘自是耽搁不得。“春争日,夏争时”,进入采茶季,每天太阳尚未出山,茶农们草草扒拉几口早饭,臂弯挽着装有干粮午饭的竹篮,手里提着高低大小不一的茶凳,兴冲冲朝茶山进发。

我不知道别的产茶地区是否也有茶凳,家乡人所用的茶凳,呈T字形,上面的一“横”系一块被刨

## 大地

味,再是馅料,等两种气味融在一起,就熟了。

揭开锅盖那一刻,白雾扑出来,一个个白胖的包心粳挤在一起。皮子半透明,隐约能看见里面的馅。祖母夹起第一块,让我尝尝,淡了点,才端上桌。

那年冬天,祖母走了。我从祖母的遗物里翻出一个本子,最后一页写着包心粳的方子。字写得歪七扭八,最后一句是“洪生爱吃,要多放点腊肉”。

前两天,母亲打电话说:“我试着做包心粳,你回来吗?”我说好的。晚上我梦见了祖母,她站在灶前,往蒸屉里放粳粳,回过头冲着我笑:“等哈,马上好。”醒过来,窗外的雨很大,暑假快到了。我要回家了。

## 多味斋

有一个成语,叫骑驴找马。意思是本来想乘一匹马,但没有找到。于是就骑上身边的一头驴,先将就着。等找到了马,再把驴抛弃。

这个成语经常被引用。有的是安慰他人,有的是安慰自己。天生我材必有用。先骑驴走着,说不定哪一天,理想的马,就会到来。骑驴找马的内核,是等待和寻找。

一个同事的孩子,读的是职业技术学院,学的是高铁驾驶专业。当时觉得不错,开高铁动车,工作稳定,收入又高,很有面子。可到毕业之后才发现,驾驶火车的技术人才,已经供大于求。两次招聘机会,竞争都非常激烈。笔试成绩下来,没能进入面试名单。

在家里待了几个月之后,小伙子看到一家快餐店招人,就去应聘,并被录取。此后,他在店里备料、做餐、配餐,干得有滋有味。

一次亲友聚会,同事说:“快餐店的工作,只是暂时的,咱这叫骑驴找马。”没想到,小伙子却站起来讲:“我正在想,既然骑上了驴,何必再去找马?如果把驴养大养肥了,照样有好日子过。”

一席话,让所有人都刮目相看。骑驴找马让他悟出了新意。大家突然发现,这小伙子长大了。不仅能够站在现实的土地上,而且还能调整自己的兴趣和理想。

两年后,小伙子做了这家快餐店的店长。生意红火,收入丰厚。通过自己的实践,证实脚踏实地,做强本业,是人生中一条可以走通的大道。

当然,有一些人,认准了找马。觉得自己已获得过什么样的学历,拥有什么样的理想,就应该骑一匹什么样的好马。即便现在找不到这样的马,那也只是机遇和时间的问题。相信必定有一天,自己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。“春风得意马蹄疾,一日看尽长安花”,并为此不懈努力。坚持为理想奋斗,这不失为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。

最怕的是整天想着马,认为现在的职位和工作不理想,总是抱着一种疲于应付、得过且过的心态。这样对待现状,工作肯定不会有进展,自己也不会有满意的收获。很可能,还不等你找到马,现有工作就把你抛弃了。即使有一天,真的碰到好的机会,也把握不住。机遇的缰绳从来不会抛给不实实在在努力、成天异想天开的人。

人与人为本就各有所长、禀赋不同。旁人得心应手的差事,放到自己身上未必能够胜任,而我们擅长的领域,别人也未必做得来。进入职场,最要紧的是找准契合自身、能发掘潜力的位置。倘若一心抱着骑驴找马的念头,在不停摇摆、左右张望、屡屡失意与碰壁中辗转徘徊,到头来只会白白耗去大好光阴。

## 金台随感

得光滑平整的长方形厚木板,下面的一“竖”为一根密实耐腐蚀的圆木。茶凳的高低、凳面的大小,没有统一模式,全然根据采茶人身高和平时坐姿而定。

采茶既要讲质量,又要赶进度。一人茶季,天气开始转热,茶农晚上制茶,白天采茶,日复一日,

睡眠不足,“站着都能睡着”。再者,成天头低得如鸡啄米,人累得筋酸骨痛,极易犯困,此时稍一分心走神,就可能一骨碌滚下山。坐在茶凳上就不一样了,好比有了“定海神针”,腰身得到解放,

安逸轻松了好些。采完这棵转摘那棵,不到傍晚不收工,采摘间隙,有人先是低声继而放声,唱起《天仙配》《荞麦记》《夫妻观灯》。黄梅声腔在高低浓密的茶树中,冲过来撞过去,所有的疲惫困乏似乎一扫而光……

夕阳滑落西山,茶青在竹篮里探出了头,茶农结伴而归,这些茶青接下来进入堆放、杀青、揉捻、烘焙等系列工序,茶香飘荡在村子上空……

## 田火棠

到南方去,鸽子般灿烂地活着,明亮的田里,看见光生育了无数孩子,纷纷跳进水里,它们骨里柔软,眼睛闪烁,哦,永恒的波动,教育我们抓紧手里的日子。水,是田最生动的部分,其他,则负责喂养我们的白天和夜晚,我们广阔的梦。在山上看山下的田,人和将人带来的车辆,被距离剔去了苦痛的细节,渺小而幸福。他们静止,把一生的色彩像果实般轻轻交出,然后就可以停下劳作,站进风景的词里休息,有一只柔和的手把他们画下来,画下从他们内心涌出的庄稼,风吹拂着暮色的湖。无需安排时间,时间安排了我們,花开的时候会用花告诉我们,那一刻,它的脚步声越来越近,我们从山上下来,走进那片田里,把万物唤醒,松弛的傍晚。